

丘逢甲未刊文稿六篇

丘应枢辑 丘晨波 黄杨校点

丘逢甲（1864—1912）是近代台湾著名爱国志士、诗人和教育活动家。中日甲午战败，清王朝与日本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《马关条约》，丘逢甲奋起反对，并率台湾义军抗日。事败奉亲内渡，定居于祖籍广东镇平（今广东蕉岭县文福乡淡定村），旋赴潮汕地区办学，始同情康梁变法维新，继而倾向孙中山同盟会党人的革命活动。丘氏乙未内渡后之诗作，多已问世，但文稿却鲜为人知，今从其残稿中选录六篇，公之于众。这些书信文稿均写于1899年（己亥）秋冬之间，时在潮汕办学，从中可以看出丘逢甲兴办新学的教育思想、诗歌见解和对艰危国事之深切忧患，对研究者有一定参考价值。今特整理发表，作为对这位近代爱国者诞生一百二十周年的纪念。

丘氏文稿为蝇头草书，较难辨认，如有讹误，恳请方家指正。

答丘菽园

中秋书到后五日，初十日书始到。已读大作，兼悉近情，甚慰！甚慰！兄于兰老论诗有不满七子之意，其实华头管尾，共是一龙，同时论人，殊难恰当。且乾坤此何等时，尚期期争此诗名？可云名士结习。弟尝谓吾之诗非诗，乃吾之醇酒妇人也，借

而遣兴而已。和兰老韵二律，微及斯旨，兄若阅之，当知其意之所存矣！“海天唱和集”，若弟与伧父外，仅有兰老，则海天不阔，鄙意谓必有兄在内方可。如嫌唱和之作不多，则改作“海天同调集”，则各人得意之作均可选入，何如？仲迟所刻拙稿，未知已成否？此间索者已纷纷，并有来问价待缴者。嗜癖之多，一何可笑。“螻墩诗”乃潮阳门下士所刻，潮州李伯质太守亦嫌其板本恶劣，知潮阳裴大令署中有手民，已饬其另刻；乃此手民一病三月，入秋竟死，一若此劣诗命应用此劣板者。“寿忠诗”则夏用卿殿撰拟自作楷书付石印，到沪后已有书来言之。此两佳题，作者除兰老、晓沧能满题量外，前后来诗数十，竟少洽心之作。沈、李、裴三君曾以此题试士，据云亦无佳卷。如兄有豪兴，竟挥椽笔，或分题二诗，或合作一序，必可藉以不朽，缘此二题本可合刻以传也。商局延黄京卿主持事，竟为此间小顽固党所阻，又适笑话机器，度岭沈君遂拟缓办此事。内地欲办一事之难如此，可叹！温太史在金山讲席，小顽固党以其喜言新学，已挤之去。东山一席尚在縻维，弟遂为此间鲁灵光。然江河日下，欲挽为难，星洲已建孔庙，吾道不孤（寡），弟已有浮海之思矣！移家云间，兰老可云先得我心，兄倘能为刘荆州乎！各忝同宗，其能无以新野见濡，何必孔北海耶？一笑！徐、郑二君到彼，东南道合，所议必皆有成。林君文庆，火拟通书致候，缘未知其表德中止，乞先道意。台事遂劳梁君留意，日人在台所用之吏，所行之政，反令人有新不如旧之叹。不意方兴之国，乃竟若此。推原其故，则日政府治台宗旨，实以西人治属地之法为之，不独不输入文明之化，且断绝自由之机，良由台人之稍开化（者），已纷纷内渡，其存者亦伏而不肯为用，其³为用者则皆顽固而无耻之士绅也。日人以其顽固无耻也，益卑视之，如白人之视黑人。五年以来，纷纷扰扰，上下交困。此时尚略可支持，若日俄北方一旦有事，西人必有议其后者，此时则台决非日人之有也。非德则法，若美人能占菲律宾，

则或且属美。日人已汲汲讲求同洲同文联合之义，乃不以治台为起点，此无策之甚者也。梁君止告日督无益，此事惟有其政府别转方针方可为。自不能守，乃代人谋，志士不为，乞私告梁君。各报之有宗旨者，皆得阅，并劝人阅。内地之事益无可为，南望星洲，心然系之。“看云图诗”谨缴卷、不能作龕字韵，又叠五首外附数诗，近作尚不止此。丁戌稿查确已发邮，如竟不到，惟有重抄奉寄，懒再追究此偷诗贼也。水客所带信，记其中有论及亚洲民权自由之发机，无稿可录。七月杪八月初尚有两信，不知到否？太原某，本俗士，覆阅弟书可知，亦犹去年族人某生书，止言其家世，不言其为人，皆书中有眼者也。颯缕上言，希（竟）烦冗。

（作于己亥年秋，时在潮州办学。丘菽园字炜蕙，福建人，清末举人，工诗词，时在新加坡经商，与黄遵宪、康有为、梁启超等都有密切交往。）

创设岭东同文学堂缘起

国何以强？其民之智强之也。国何以弱？其民之愚弱之也。民之智愚乌乎判？其学之有用无用判之也。中国之学，统集大成于孔子，孔子之学，有用之学也。自孔教不得其传，而中国人士乃群然习为无用之学，而西人乃遂以有用之学傲我。其国自士农工商以及妇孺，莫不有学。其为课也有定程，其为效也可预计；而其大旨则无非推本于民生日用之常，而有关于国计盈虚之数。西人已以学强其国，于是侵袭远东，日本志士相与奋发，不三十年亦遂以学强其国。而同在东方，土地人民十倍于日本之中国，乃鄙夷西学不屑道，以驯至于贫弱而危亡。夫谓中国之人不学，国之人不任受也，曰吾学孔子之学也。而问其何学？曰八股，曰试帖，曰大卷白折。嗟乎！以此为孔学，吾恐孔子亦必不受也。其上自王公大臣，而下至百执事，即以六洲之名，茫勿知；询以经

世之条，瞠勿答。遇交涉则畏首而畏尾，值兵争则百战而百败，语以贫弱则曰吾学为之争富强，语以危亡则曰是在天道，乃至伪文学重名自命通才者，亦不过求之训诂词章，以为吾学之能事已毕。通国之心人如此，士习如此，无惑乎？外人竟嗤我为睡国，比我为病夫，夷我为野蛮土番，德国报至有谓华人之种甚贱，惟当以数点钟顷尽轰沉海底，别遣人传种其地，始为善法者。呜呼！吾闻此语，未尝不心惊肉颤，抚膺泣血，为我四万万同胞齐声一哭也。且以我中国人之聪颖秀异，岂真仅能为无用之学，而不能为有用之学者？毋亦为科举所累耳。其所以沾沾科举业者，亦岂尽以此为然，毋亦谓国家侥幸尚存，则科举可不废，所学犹足恃耳。即有不测，其祸亦国家受之，民间无与，得中国则必不能不用中国人，吾科举之学亦尚可行耳。不知自瓜分之说，德创法国，图说遍腾，闻者耳熟，或以为虚声而非实事，然视（强）者各求铁路权，各指省分为权力所及地，明者已为寒心，至英俄协商而局已大定，祸即在眉睫矣！无形之瓜分浸变为有形之瓜分，国家之受祸固不待言，而民间之受祸尤惨，其未然者吾不敢言，敢举已然者为证。自台湾割后，外人之要挟迭出，遂有胶、旅、广、龙之事。俄人之占旅顺大连湾也，因求减税，枪毙士绅数十人、因细故起衅，枪毙丁壮妇孺复数百人。俄弁纵兵，劫盗公行，无可呼诉。德人之占胶州湾也，胶民不堪虐，起与触忤，遂乃蹂躏我沂州，残毁我日照，縶缚士绅，而民间之死者亦数百人，即墨圣像且遭残毁，此灭我教之机也。乃至法人欲占四明公所，故枪毙商民数十人悍不偿，更以兵船窥我江宁，吓我官民，此皆见于新闻纸者也。然犹曰外省也，请为证之本省。法人之在广州湾，掳老弱，掠妇女，残坟墓，毁屋庐，其祸至今未已。英人在九龙，使民间夜不闭户，以纵其欲，纵横数十里，乡村践踏无遗，此则吾粤人人知之，人人能言之者也。其他零碎之虐我民、杀我民者，尤不可以俚指计。况外国赋役本重，其治本国又与治属地不同，吾

国人之出洋居其属地者，其见待之虐，犹曰恐吾夺彼之利也，若俄人之在旅大，乃租吾地耳，其于旅大之民，身税至少每年银二元五毫，屋一间十八元，田一亩十五元八毫，以至畜产家具无不有税。租地且若此，若已属之，更当何言？吾辈试设身处地，其何以堪？且英之在香港，以狗与华人并论，俄在旅大，则人与牛马同税；其视中国之人若此，试问一旦不测，祸在国家乎？抑在民间乎？试问此时八股、试帖、大卷、白折之士，其犹用之乎？训诂词章之士其犹重之乎？英掳印度百年，印人无在第六等以上者；法据越南，地与吾邻，今试问其国人有仕于法者乎？吾愿八股试帖卷摺之士思之，训诂词章之士思之也。方今国势之弱，万不能却外人之要求，二万里之广，无地不可为胶旅港龙之属，即无人不日在杀掳淫掠焚烧驱迫之中，后顾茫茫，危机岌岌，凶刑酷状，日悬目前。我躯壳将为人纳枪炮之丛，我血肉将为人擦刀刃之具，我子孙将为人奴隶，我妻女将为人姬妾，我祖宗坟墓将为人残掘，我经营之财产将为（人）占据，哀我兄弟邦人诸友，无贵无贱，无贫无富，即极庸愚，即极颓靡，谁无身家？谁无性命？谁无保世之思？谁无身后之想？及今不振作精神，破釜沉舟，力图其立，顾尚日奔走于无用之学，藉口于国家之荣途，不出于此几幸于西人之刀锯或不我及。譬如大厦一区，四面火起，坐其间者，不思设法补救，尚抚摩室中无足重轻之物，以为火尚未着吾身，姑且待之，岂知待火已着身之时，虽悔而无可追矣。悲夫！悲夫！何我黄帝之子孙、神明之种裔，至今日而气象愁惨一至于此也！我潮同志深患中国之弱，由于民之不学也，因思欲强中国，必以兴起人才为先，欲兴起人才，必以广开学堂为本，爰立庠序，呼同类特创设岭东学堂，幸我邦人士与海内外有志之徒而陶淑之。夫今日之祸，不特灭国，抑且灭种。种何以不灭？则恃教。教何以不灭？则恃学。学何在？在以中学为体，西学为用；中学为纲，西学为目。以我孔子圣之时，若生今日，其必以此言为然也。中

学者何？曰学孔子学。西学之条目繁，时乎已迫，求其速效，不能不先借径东文，此本学堂之宗旨也。非不知荒陬遐僻，神州大局岂遂藉以挽回，然蚁馱一粒，马负千钧，各竭力所得为上，此中人不得已之志之可共睹也。灭亡惨祸，普海皆同，岂止潮州一隅，二十二省、一百八十八府、四十二直隶厅、七十二直隶州之魁儒钜子，忧时之志士，庶几有接踵而起者耶？！

1 本学堂设于汕头埠，名曰岭东同文学堂，虽由潮中同志创设，然如同道之嘉应、惠州及他省府厅州县之人，均可查照章程，入堂肄业，不分畛域，以广造就。

2 本学堂以昌明孔子之教为主义，读经读史，学习文义，均有课程，务期造就同志有用之学。

3 本学堂以中学为主，西学辅之，学其有用之学，非学其教也。然西文非十年不能通，学东文不过一年即可成就。学西文非由幼童始不能成，学东文则中年以后皆可成事。西人有用之书，东人多译之，是能读东文，不啻能读西文也。本学堂先聘东文教习，以期速成，俟学堂经费稍充，再聘西文教习。

4 本学堂学生分两班，其愿由普通学以至专门高等者，以二十岁内为断，其愿通东文者，不限年岁。

5 本学堂拟聘中国品学兼优之士一人为中文教习，日本品学兼优之士二人为东文教习，共教习三人，西文教习俟后再定。

6 本学堂现未购地创建，先就汕埠租高爽通达之房屋作为学堂，其租价及堂中器用，由同人捐赠。

7 本学堂为广开风气起见，修金格外从廉，计学生一人每年收修金三十元，伙食三十元，共六十元。

8 来学生徒总以志趣远大者为上，如性情浮滑，立心卑贱者，概不收纳。到堂后如有酗酒、嗜烟、不从教规者，即行辞退。

9 本学堂课程应候开堂后，听候教习编定，暂未列明。

10 本学堂分班教授，而学生外另设一班，曰讲习班。允未

为学生而有志与本堂切磋者均可先行挂号，时到堂中，研究一切。

11 有好义之士慨愿捐资及有用书籍者，本学堂均乐收受。

12 以上系开办章程，有未妥善，由同人随时商定，四方同志如有所见，亦望函示，详细章程，应候续订。

（写于己亥年秋冬，时在潮州。丘逢甲与温慕柳，何士果等创办的岭东同文学堂，曾培养不少爱国志士与先进青年，辛亥革命时期起过有益的影响。该校后改名为汕头甲种商业学校，校址现为汕头市外马路第三小学。）

复丘菽园

九月朔日信并覆奏稿，望日接到，即复一函，由兰老处寄上，越数日而廿八、初五两信始到。兹将应复各情，条列于右：

一 保商局事，非公度不敢任，其中阻之故，弟八月间曾有信言及，想未到，故有此疑。孝廉某与紫瀛同族，然人甚鄙琐，其兄亦巧宦，所作诗全是模仿前人佳构，无真气贯串，久为公度所呵，然其补官，乃诗力，亦可怪也。公度两弟，一在烟台，一在家，无出洋者。即查其群役，亦无出洋者。来书所言公度之弟，决系贗鼎。公度向来颇以名士气高已卑人，为乡里所嫌，然所为或有不满意人，何至如某某所云。其人才气开展，办事极有条理，为近时开新中不可多得之人。弟与交在十年以前，去年过潮未见，近颇有书来往，似可信其胆气尚在也。紫瀛竟不知行抵何处，前丰曾询及，此间不得其消息，竟与尊处同也。

二 近日在潮倡设岭东同文学堂，已有成议，其序及章程，此间已发刊，兹将稿寄上，希登贵报，以慰海外同志之望。内地阻压两力均大，不能如海外办事之自由，呼应不灵，阻抑百出，虽有胆气者为之束手，保商局之不能切实办事者以此。若今所议设之同文学堂，则以同志数人为主，不經由官紳；若办成，似比

保商局收效为速，计筹款集，明春即可开设也。

三 今人朋友之义不讲，而喜结盟兄弟，官场尤多，此恶习也。弟结发世交朋友，至今却未与人换帖，任甫邀集同志，此自非寻常换帖之比，然百人以上，则必龙蛇虎鼠杂揉其间。四海同志皆曰兄弟，一有界限，且恐示人不广，此事鄙意颇不谓然。远公社中，灵运不得入，而渊明不入，固不以此见绝远公也。何如？何如？

四 弟本不愿作诗人，然今则竟不能姑作诗人。承兄过爱其诗，故不能藏拙，竟敢和盘托出。尊论谓诗贵清贵曲，弟再参一语，曰贵真。自三百篇以至本朝诗，其可传者，无论家数大小，皆有真气者也。诗之真者，诗中有人在焉。弟诗不可谓工，但不肯作假诗耳。公度谓弟诗在两当轩、师水斋之间，不敢谓然。又谓已造到大家分位，但喜用小说家言，则不免坠落名家。弟谓吾诗不诣大家名家，但自成吾家耳。兄以为何如？喻譬诗多伤时，不宜编入集中极是，细检直言时事者尤多，望为删定，留作百年后诗史可乎？语多自矜，非兄不敢口发狂言也。乙、丙、丁、戊稿同一纸抄上。仲迟所刊拙稿，不妨就现所有而兰史选定者刊之，此与兄所拟刊五友诗，系选本，与全集不同，似不必定次全稿也。

五 晓沧题兄看云图诗一首寄上。其诗向系王孟一派，去年至今忽变悲壮苍凉，则当系染于弟之劣习也。其“鹧鸪村人稿”经弟删定，近方措赏欲付刻，已函属其先抄一本寄上，以备五友之选。闻其在汀颇寂寞，欲来潮。上杭有本家果园孝廉，来潮谈旬日，诗笔亦顿变，有赠弟四诗，颇可观。杭邑本在万山中，少闻见，来此，予册报使阅，竟欣然购清议、知新两报而去。龛字韵有门下士大埔温生廷敬，亦作五首，尚稳，容续寄。

六 来示言迁都、练军、改律、设捕诸节，极是伟论。弟乙未在台第三次电奏即有请迁都之说，尊论谓宜迁湖北极是，练

陆军为今首务。去岁六七月间，弟作经武十书，即皆言练军之事，方将以为新政之助，并拟任此责，设巡捕则公度在湘保卫局章程颇详，监狱新章亦改刑律之先声。总之，不变法则此等事今日皆属託之空言者也。

七 此间闻兄义声，同志倾慕殊甚，潮阳萧生寿仁，能诗亦能画，即为弟作东山寻秋图者也，现拟作画寄赠，以表远忱。温慕柳太史亦云欲书联额奉赠。今年兄在星洲设学堂，开学令、祀孔子、建孔庙、祝万寿、请圣安，所成实多，弟呆住在此，可愧也。

八 有妥人往星，寄上映像一方，冀兄识其尘容俗状。此人现尚在汕候船，计不日当到也。

九 恭请圣安之举，内地闻之，人心为之一震。内地不能有此，以电局，皆由官主决，不肯代发。商民电奏非督抚代奏，总署亦不收，督抚亦无肯代奏者。阅邸抄见九月初八日上谕，有特褒海外商民忠义之语，当系电奏到后所发。天坛祈雨，圣主竟得同往，当亦两宫渐和之机也。

(己亥年秋冬，时在潮州)

答丘菽园

十一月初七

十月下旬游庐山回，始见九月间所惠两函，盖来已数日矣，时慕柳太史金山课完，既回嘉应，即行缮函商订。昨接回信，乃以行止未定为言，当此时局，决无出山。此君最精三礼，年来欲著一书，取经义而发挥新学之理，以院课岔集未果；计明岁闲居当操铅槩从事，其辞聘必由于此，所云行止未定，固权词也。紫瀛到香港有信来，与君之交已合，天下有心人声气无不投者。林君文庆往各埠衍教，已回叻否？徐、郑二君不知行抵何处？姚君礪上舍欲往从之，闻须月杪，始可成行也，好学会劳，挈贱名与列，甚幸！此间尚有志士，欲附名其中，未知可否？请圣安电奏发后，间日

尚有请太后还政之奏，列名者比前更多，亦足见人心之大同矣。岭东同文学堂明春可开，兹寄上章程一本，与前寄稿无甚差异。此事最出力者为澄海杨守愚上舍，大埔何士果大令次之。此间得此或能稍开风气，潮人口音与漳泉同者十之七，与嘉惠汀赣同者十之三，若能推广吾教，应为之事尚多也。王翰山大令诗由晓沧交来，乃晓沧之族，曾为江苏大兴令者，其诗或晓沧所作，亦未可定。上杭族人有丁酉举人名馥，号果园者，亦有志之士，昨寄来红楼梦绝句题词集句诗二纸，奉哀诗一纸；海阳谢安臣名锡勋，则己丑举人也，亦有题词诗一纸，并代寄吟席。果园有为族中烈妇徵诗启附上，计海上吟作必有以应其和者也。喉疾想已大愈，甚念念。

（己亥年冬，时在潮州）①

复丘果园

前月寄上横滨报二十九册，想早收到。昨奉惠书，如亲色笑，喜慰无量。惟过承藻饰，读之未免惭汗耳。比惟侍奉康娱，兴居曼福，为颂！所属幡然先生寿序，容当报命。仲迟、菽园处诗，均即为代寄。此间同文学堂事已有成，章程一本附上。横滨报续来二本（三十册，三十一册），澳门报则已来五本（壹百一至壹百六册、内欠壹百二），兹并封寄察收。旅外洋各埠绅商纷纷电请圣安、请还政，海外人心如心，亦属难得。日人厦门租界事已定，法人在广州湾占地九十里，土人尚与之抗衡也。

（己亥年冬，时在潮汕。丘果园，即丘复，又作馥，字公荷，福建上杭人，清末举人，后加入南社。）

与陈省三

有官中人自羊城来者，无不致询阁下起居，拳拳之思，想彼此同之也。腊鼓催人，屈指来粤作寓公者，瞬已五载，感何可言？

江城蛰伏，惟有南望乡云，祝其布采发祥为远扬光耀耳。时事日非，在粤言粤，九龙、广湾已复为割台之续，兼之盗贼遍地，与吾台咸同年间景状略同，此都不可恠然究者。将何适？以潮较广，外相粗安，惟（是）米贵钱荒，百货腾踊；会党蟠结，不可究竟；外人来窥矿产，叠有所闻。岌岌之势宁可久乎？弟抗论如故，而闭门守静，不容当世，壮志都消，间为小言，遂屡为好事哭之梨枣，如此壮夫，乃竟为雕虫篆刻人矣。附告故人，当为一笑。岁暮天寒，伏冀为时珍重。

（己亥年冬末，时在潮汕。陈省三，台湾文士，内渡后，曾任广东劝业道。）

